

趙柏田 · 著

萬鏡樓



趙柏田
短篇歷史小說

我輕輕一躍，一頭衝入鏡子。

那孩子問：你在這一地碎裂的鏡子裡尋找什麼？

我張了張嘴，卻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

我是把世界都看作鏡像，
把萬物都作為我的鏡子了。

釀文學 PG0735



萬鏡樓

——趙柏田短篇歷史小說

作 者	趙柏田
主 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鄭伊庭
圖文排版	楊尚葵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 +886-2-2796-3638 傳真 +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 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 +886-2-2518-0207 傳真 +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 +886-2-2268-3489 傳真 +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 BOD一版
定 價	1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萬鏡樓

趙柏田·著

趙柏田
短篇歷史小說

萬鏡樓

1 3 7	1 2 1	1 1 1	0 9 7	0 8 1	0 5 9	0 2 7	0 0 5
跋	紙鏡子	秘密處決	一個雪夜的遭遇	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	三生花草	萬鏡樓	明朝故事



明朝故事

去年冬天，在S城召開的歷史學年會上，我認識了年輕的大學教師史浩。他很靦腆，見誰都稱老師。但他宣讀的論文卻讓與會者都大吃了一驚。這篇論文叫〈釘進雙耳的錐子〉。還有一個副題很長：徐渭和他生活中的兩個女人。從我這個學科的規範來看，這幾乎算不上一篇嚴格意義上的論文，但我不得不承認，小夥子的身上有一種我暗暗喜歡的東西，我說不清那是什麼，但他的驚人之論比那些四平八穩的陳調爛腔無疑要有趣得多。

我留神聽完了他半個多小時的宣讀，發現他對徐渭這個明朝偉大的畫家和詩人有著極大的偏見（譬如他稱徐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又對徐渭的兩個妻子潘氏和張氏有著過火的熱情（這在一個歷史學者的身上出現是多麼的不應該）。現今的學術空氣不太好，專門有一些年輕人靠為古人做翻案文章來使自己揚名天下，但看他的樣子又不太像。史浩個子不高，白臉，額下的一顆小痣上長出的幾根鬚髭顯得格外的黑。應該說的是他的眼睛，這雙眼睛裡沉澱著，像石頭一樣沉靜的某種東西。我知道，有著這樣的眼睛的人在俗世的某些方面或許是無能的，但他們一般都有著極高的天分，有著不為外界所左右的堅硬的信念。我準備在會議的間隙跟他接觸一下，他有著這樣出色的講故事的才能，索性還是去做一個小說家，我不希望讓陳腐的歷史學毀掉一個可能是非常優秀的作家。

我乘電梯上十一樓，史浩就住在這一層。他開門見是我，顯出了很吃驚的樣子。臺燈下散亂地攤著一疊文稿，看得出來在我進來之前他在寫些什麼東西。他飛快地收了起來。我正猜想他在寫些什麼，他說：「這是論文的全部，今天會上的發言只是一個三千字的梗概。」我稱讚了他是一個用功的好青年，關於這篇論文，我告訴他，本人很想知道有關史料的出處。史浩的眼睛活了，裏面有魚一樣的東西在遊動。根據史浩的陳述，有關徐渭的這些史料出自他的一位遠祖的筆記。他的這位祖先和徐渭是遠親，曾跟徐渭學過畫，也是一位頗有名望的畫家。這些筆記證明了，民間傳說中把徐渭描繪成一個促狹鬼和小氣精都是事出有據的。一般都認為，徐渭在晚年因癲狂以雙錐刺耳，自殘軀體，但——史浩說——筆記的記載並非如此，事實上是徐渭把這兩隻鐵錐分別刺進了他的前妻潘氏和繼室張氏的耳中。他是一個殺人犯，一個偽善者（關於這一點史浩說以後有機會再談）。這部叫《不名居叢談》的筆記在明萬曆初年就有了掃石山房的刻本，因散佈不廣很快就湮滅無聞了。民國初年江浙藏書家徐散原曾從書肆購得一部，後徐氏藏書毀於戰火，幾十年中，就再也沒有人見過此書。史浩聲稱，現在他的手上就有他先祖的這部筆記，不過已經是殘頁了。他準備在一個合適的時機把這些殘頁公諸於眾，今天的會上，他只是投石問路的一個試探性舉動。說著這些的時候，史浩出神地盯著窗外，就好像他說到的那位遠祖在窗外的夜色中閃現。

「歷史是來不得半點虛假的，我可以指出你語句中不少的漏洞，但我不這樣做了，年輕人最要緊的是要學會誠實。」

他在冷笑，「你以為歷史是什麼？那些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人云亦云的就是歷史嗎？你難道不這樣認為，歷史需要撒謊者、偽造者和性情乖張者的關照？每個人都有神化歷史的衝動？」

「如果你還是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話，我提醒你，最好以後還是不要再讓我聽到這樣的話。」

話說得有點劍拔弩張了，這不是我的本意。空氣裏有著絲絲縷縷的鹽的氣味，那是我發脹的腳在呼吸。我拉開窗簾，這個城市的夜色像一幅巨大的壁畫掛在窗外。有一團雲久久地停在城市上空，它反射著城市的夜光，竟比白天時還要明亮。

「不過，對你那位先祖的故事，我還是十分感興趣，我相信，憑你的才能，一定能把這個故事講得非常出色。」

下面就是史浩講的故事。他在說的時候，空洞的眼光穿過我盯著窗外，就好像他的祖先真的站在窗外的夜色裏。

從那部殘缺不全的筆記來看，史生——我這樣稱呼我那位遠祖你不介意吧——在他十九歲那年的春天離開了家鄉。在這之前，他已經做了五年鄉村畫師。史生五歲就能在

沙地上畫栩栩如生的雞、狗和其他動物。八歲的時候，鄰家的貓抓破了他畫著魚的紙。他畫過捉鬼的鍾馗、簷下的飛龍、麒麟和門神，在他的家鄉，遠近十八里都可以看到他的畫，這使他很早就有了神童之譽。但在十九歲那年，史生突然發現，他畫的東西在墨色未乾時就像真的一樣，沒過幾天，他畫的那些吉祥的花卉和動物就神秘地消失了，就好像從來沒有畫過它們似的。他很苦惱，但又說不上來這是為什麼。那一年，他為當地一個財主的新宅畫壁畫。史生畫壁畫有他的規矩，他要把所有畫好的部分用布幔全遮起來，在整個畫作完成前，誰也不准看到。終於到了他的畫完成的一天，財主和他的家人早早就趕到了他作畫的工廠，小心翼翼地看著他用墨色淋漓的筆添上最後幾筆。嘩！巨大的布幔掀了開來，可是粉牆上卻什麼也沒有。財主和他的家人十分氣憤，一致認為他是一個浪得虛名的騙子，他們狠狠地給了他一頓羞辱後離開了，只剩下史生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堵白牆前發呆，淚水從他的臉上滾了下來，他喃喃著，「都是過眼雲煙，都是過眼雲煙。」

史生背上簡單的行囊，他要出發去尋找真正的畫道。從前，他非常熱愛家鄉這塊巴掌大的地方，這裏的飛鳥、河流和樹木他都十分用心地畫過。但現在，這一切再也不會讓他激動了，因為，這個小地方只會窒息他繪畫的天才。他想到了徐渭，說起來他還是一個遠房的舅父。那時候，畫家徐渭的聲音可謂是如日中天，一些巨賈富商不惜花費千

金，都以得到他的一幅畫為榮。在少年史生的想像中，徐渭這個名字就代表著畫道，他默念著這個名字，就有一種甜蜜的暈眩。他決心一定要找到徐渭，做他的弟子，如果不成，為這個偉大的畫家研墨鋪紙他也樂意。他相信，徐渭一定會教給一種法子，怎樣讓畫永遠不褪色，怎樣讓畫永久地留在這個世界上。

順著那條著名的河流，史生已經走了十幾天。南風徐徐，吹得柳絮漫天飛揚，那些落到地下的，都鬆鬆軟軟地抱成一團。他感到自己就像走在一場大雪裏。江上的船掛著白帆，南來北往，憑著江風吹來的氣味，史生可以辨認出裏面裝的是茶葉還是糯米。見到徐渭的心情是那樣的迫切，在一個叫吳江的地方，史生用僅有的一點盤纏，買舟南下。船家慢騰騰地搖著櫓，他的心早就飛向了徐渭，飛向了那個叫山陰的地方。在史生的想像裏，這是一個樹木叢生的地方，長年下著雨，空氣濕潤得可以，沒有一隻鳥的翅膀是乾的。偉大的畫家就住在山谷裏，或者溪邊的一間小屋裏，邀白雲為友，與林中的小動物們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太陽漸漸地西斜了，一種叫黃昏的東西在天邊鋪展開來。它彷彿是有重量的，壓得那些鳥都斂著翅膀低低地飛，壓得人的心裏頭一沉一沉的。史生站在船頭，聽著船剖開水路的嘩嘩聲。他發現，整條江以這水路為界，分成了動靜分明的兩部分。一邊是墨綠的靜得像正午的貓眼。而另一邊，半江的水烈烈地燃燒著，一派彤紅。他不知道該用什

麼樣的顏色才能畫盡這江南的春色。就在他出神的時候，前面出現了一隻畫舫。他眨了眨眼確信這麼美麗的船並不是在夢中。史生的船不緊不慢地靠了上去。前面的畫舫傳出了一陣叮叮咚咚的三弦彈撥聲，史生側耳傾聽，一個搖搖曳曳的聲音唱將起來，唱的好像就是這春江的風景：「夕鳥幾聲啊垂滴滴，春空一片啊綴蒼蒼。」聽著這歌聲，史生覺得就好像一陣特別清涼的風吹過了他的臉。當他回味這歌聲，又發覺它是醞釀的，如同這暮色下凝脂一般的江水。兩船交會，史生看到對面船上紅紅綠綠羅裙的一角，看到一張梨花般白的女人的臉透過被風吹起的簾露了一下。一會兒，畫舫遠遠地落到了他們的後面，那歌，還在唱，歌聲在水波上落下，又彈起，史生的心一陣陣地發慌。

晚上，在運河邊上的客棧裏住宿，史生又遇到了那個女人。客棧是一幢灰暗的雙層木樓，樓前的一片空地堆放著草料和木柴。史生進去時，那些黑暗的小窗正透出昏昏黃黃的燈火來。夥計領著他，走上了吱嘎作響的木樓梯。站在長長的走廊裏朝外看，那條河現在變成藍色的了，夜行的船挑著一兩盞燈，無聲地劃過。史生去樓下喝了一杯溫酒，回上來草草洗了一下正要睡下，白天在江上聽過的歌，絲絲縷縷地擠進門來。循著聲音，他把目光投向窗外，一個白色的人影正順著河邊向客棧走來。她的裙子非常長，看起來幾乎腳不著地在走。歌聲停歇，那女子已站到了門外。她朱唇微啟，史生聞到了一股好聞的香氣。「這位公子，長夜孤旅，難道就沒有一個可心的人陪伴嗎？」史生的

舌頭像短了一截，「噢……不不……」那女子撲哧地笑了，黑暗的走廊裏像亮起了一縷光，「那又為何忙著趕路，江南煙花地，就沒有公子留戀的？」「我是學畫的，但我總畫不好，畫的東西過不了多久就褪去了，我出來是為了找一個大畫家，向他學真正的畫道。」女人的眼睛猛地睜大了，「畫家，哪個畫家？」「徐渭，徐文長。」

「徐渭，徐渭……」女人念著這個名字，倚著門框的身子抖了一下。她嬌弱無力地樣子讓史生聯想到一株被風吹動的柔草。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攙扶，到了半途又縮了回來，他搓著手，羞赧得臉紅了大半。

「姑娘，你？」

「我叫梨花。」

「是，梨花姑娘，你怎麼啦？」

「你知道這屋子誰住過嗎？你知道我為什麼每天在江上賣唱嗎？」梨花臉上淚像雨珠子一樣淌了下來，「就是那個負心漢啊，他住在這裏，聽了我七個晚上的小曲，就走了，我天天在這裏等，他就是不肯再來會我一面。」

「你是說，徐渭在這住過？」史生吃驚得瞪大了眼睛。

「你不信？你聽我唱來，月光下你的面容帶著憂傷，鳥兒碰動花枝就像將滴的水珠，美人啊，我要隔牆偷窺你的夢……我唱著他寫給我的詩等他，都唱了快一年了。」

黑暗把什麼都吞沒了。現在，窗外的河流也已看不見。一個女子，竟在一個陌生人面前一點也不掩飾她的情史，這讓史生有點感到吃驚。原來徐渭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安安靜靜地住在山陰的家裏，畫畫，作詩，原來他擾亂了一個女子的春心又沒事一般走得遠遠的。他怎麼是這樣的一個人呢？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是還該千辛萬苦地去找他，史生心亂了。「梨花姑娘，夜冷霧重，該憩息了。」

「你知道在江上我為什麼要掀開簾子看你嗎？因為你的身上有那麼一種氣味，就像他身上的一樣，所以我一下就猜中了，你是個畫畫的。」

「可是我畫不好，以後我怕是不能畫了。」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女人把嘴送到了他耳邊，「你在畫的時候加進些胭脂、花黃，這樣的畫一百年也不會褪色。」她握住史生的手，史生幾乎要哭了。他臉上的表情讓那女子輕輕笑了，「你的畫並不缺什麼，你只是缺少女人，缺少雨露的滋潤，你知道嗎，那些風流詩人那些畫家，他們從來離不開女人，來吧，讓我來幫助你，把我的什麼都拿去吧。」

史生一夜都沒有睡好，江上的霧氣從沒有關嚴實的窗裏擠進來，壓在被褥上，他的夢境變得像鉛一樣沉。他看見梨花的臉像月光一樣白。她一件件地剝去衣裳，撫摸他身體隱密的部位，讓他又興奮，又感到了羞辱。他在黑暗中醒來，大睜著眼睛，慢慢地辨

認出屋子裏死氣沈沈的桌子、櫥、床上的帳鉤。這是他出家門以來第一個聽到徐渭的傳說的夜晚，而這個夜晚又是和一個女人一起來的。小女子算什麼，世上的所有脂粉加起來又算什麼，同真正的畫道比起來，世俗的享樂不過是春夢一場。史生很興奮，原來做一回聖人也不難麼，美色在眼前不要緊，只要心裏頭想著別的就行，我拒絕了她，也就是拒絕了世上所有的女人。

在蘇州，史生登上了著名的虎丘。在那座看起來有點斜的磚塔下，他認識了一個瘦得像竹竿一樣的老頭。那人自稱姓唐名寅，住在蘇州閶門外三十里的桃花塢，雖出生商家，卻不喜生意應酬，只想老死在書畫詩章中。史生幾乎是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人。在山下小酒肆裏，史生告訴他，自己這次出來是找徐渭學畫的。徐渭是誰？唐寅也斜著眼，一副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裏的樣子，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他搭住史生的背，兄弟，你知道這世間什麼東西最可愛？看史生傻愣愣的樣子，他大笑起來，傻瓜，女人呀，有什麼比女人更可愛！酒讓他的瘦臉掛上了愚蠢的幸福，他告訴史生，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看上一個大戶家的丫環，那丫環年方二八，笑起來能把人的骨頭都看酥了去，他賣身為書僮，混進那個大戶家去，終於把她弄到了手。說起自己光榮的歷史，他激動得說話都結巴了，來，來來，兄弟喝。又一杯酒下去，他唱了起來：一千朵的花在我眼前綻放，鏡裏的我和著春光一同老去，一萬場的快樂一千場的醉，我唐某是世上的閒人地

上的仙……

酒力泛上來，史生敞著懷，香風撫摸他的身體就好像一隻風情萬般的手。他搖搖晃晃走著，前頭是一個斜著肩挑擔大白菜的夥計，一個身著青衣戴著黑色小圓帽的矮胖中年人走上去，和那夥計不知說了些什麼，就和他一起抬著一筐白菜走了，然後那夥計要他再去抬另一筐白菜，小圓帽卻死活也不肯了，夥計看著分在兩頭的白菜筐子，急得跳腳大罵。史生搖搖頭，這醉醺醺的天氣，把人都變得怪怪的了。閭門的太陽懸在頭頂，照著林立的酒樓、茶肆、賭場和青樓，橋下的水泛著金子的色澤，哭聲、笑聲、叫賣聲、打嗝放屁的聲音像潮水一樣湧著他，他想那個叫唐寅的老頭真沒說錯，這吳中閭門乃是人間的樂土啊，生活在這樂土的人們像糞蛆一樣擁擠而又快樂。

一日黃昏，史生來到了山陰城外。路邊的水泊，照著他的亂髮像一蓬茅草。路的前頭一個又一個的水泊，像銅鏡，映著西天的雲霞。望著暮色中現出的城堞輪廓，史生面對的彷彿是一個夢中之城。城裏人家大多臨水，屋前屋後種著烏柏和苦楝，兩邊的店鋪，有人在做木工，空氣中散發著木頭好聞的香氣。一個耳朵有點背的老僕，把史生帶到了一個女人面前，告訴他這就是要找的徐渭夫人，張氏。史生偷眼看去。這從未謀面的遠房舅母雙頰酡紅，好像為驀然闖入一個陌生男人感到一絲慌亂。知道史生的來意，她說：「你恐怕要失望了，我家先生有三年不在家了，他去做幕僚了。」史生急忙問：